



——《昨天》第二卷

夏家骏 著

我不是包公

WOBUSHIBAOGONG

作家出版社



夏家骏
著

《昨天》第二卷

我不是包公

夏家骏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是包公/夏家骏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5

(昨天; 2)

ISBN 978 - 7 - 5063 - 5866 - 8

I. ①我… II. ①夏…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258 号

我不是包公

作 者: 夏家骏

责任编辑: 那耘 白连国

装帧设计: 雅海书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60 千

印张: 17. 5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66 - 8

定价: 38. 6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夏家骏教授

作者简介

夏家骏，1937年生于桂林，幼失怙恃，四岁入两江儿童教养院，六岁返祖籍湖南省龙山县。十岁考入湖北来凤中学，解放后入龙山初中，1955年高中吉首民族中学，196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6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师从郑天挺先生。

研究生毕业后，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任中学教师十三年后，后调省社会科学院，1986年调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任研究员、教授，享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纸老虎现形记》、《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清朝史话》、《中国人与酒》、《早期中俄关系史话》、《廉海勾沉》等书。译著有《石勒苗去华沙》。学术论文有《乾隆惩贪述评》等百余篇。合著有《近百年东北史话》等数书，个人整理编辑有《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二本。另有书法作品集五本。

1987—2007年兼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联合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会长、国务院人权基金会理事。



夏家骏教授欣然接受作曲大师秦咏诚贺词



《昨天》(两卷本)总策划、《作家报》总编辑张富英(右),《昨天》(两卷本)主编、作家凌零(左)与作者商讨出版事宜时合影



谢铁骊导演在主席台上发言并向夏家骏教授题写贺词

夏家骏同志：

对你在办案中的故事我非常
敬佩，希望能根据《我不是包公》
改编电影搬上银幕。

谢铁骊



作家夏家骏教授欣然接受长征老红军、中央军委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老将军贺词

新韵夏公赋(代序)

杨枫 张富英

夏公名家骏,一九三七生于桂林。祖籍湖南龙山,乃土家族后裔,炎黄子孙。幼失怙恃,命苦;孤得收养,幸运。上小学,念中学,入大学;由来凤,到吉首,进天津。人穷志不穷,家贫才不贫。研究明史清史,学业长进;师从郑天挺君,心怀感恩。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十三年园丁,教书育人。后调黑龙江省社科院,一心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建功勋。一九八六调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委以研究员、教授之重任。一“研”二“授”,为人“解惑”,为己“壮心”。家骏真佳俊,人能乃能人。

才高八斗,斗转星移才随时光长;学富五车,车到山前学与路共进。研“平民法学”、“平民书法”,深谙“凭弮”之进取;当“布衣青天”、“布衣委员”,悟得“不一”之区分;掙美术、基金职衔,智贤奉献无现奉;任人大、政协常委,常为民事想市民。不是包公,无包公之官印;效法包公,有包公之精神。

《我不是包公》、《在崖缝中成长》两部书,拓夏公《昨天》之脚印——

印出回忆之经纬,印出岁月之艰辛;印出有为之不悔,印出品质之清纯;印出事业之精进,印出成就之缤纷,印出人性之善美,印出理想之追寻,印出生命之真谛,印出征程之延伸……这“脚印”是“崖缝”高耸的老树之落叶,与土地相吻;这“脚印”是“包公”的慧眼之凝聚,与人民相亲。

重任在身,任重道远,身负重任任更重;真理在手,理真气足,手握



序
言

真理理愈真。气足,不畏道远;理真,胜担重任。心怀旭日,更喜天朗朗;掌托北斗,何惧夜沉沉。

提案灼灼递两会,含尽职尽责之意;谏言耿耿呈总理,凝爱国爱民之心。依法为准,以善为根。以民为本,以信为魂。真假一鉴,清浊两分。无“尚方宝剑”之特权;有“上访保荐”之爱心。有苦可诉,有冤可伸;有错必纠,有法必遵。给开拓者以激励;给迷路者以指引。给懦弱者以拐棍,给贫困者以温馨;

难!不改初衷,不坠凌云之志;苦!不负众望,不辱时代之魂。黑暗与光明较劲,黑暗败退;委员与百姓同心,百姓欢欣。两袖清风驱邪气,使几多财迷积怨记恨;一纸上书亮真相,令多少贪官落马被擒。

言必行,行必果,果必真;真必信。信必服,服必亲。上下之纽带,和谐安稳;左右之天平,处以公心。堂堂正正,一身正气,使高山竖拇指;磊磊落落,满腔热忱,令长河起回音。

善良之心,历经坎坎坷坷,为足迹注入缕缕欣慰。正义之道,伴随曲曲折折,给额头刻下道道皱纹。

《昨天》书两部,“古稀”加五春。岁月留史迹,年轮刻心痕,才艺年年长,心曲日日吟。回忆如美酒,展望似金尊。金尊美酒伴夏老,东海南山福长存。笔者新韵夏公赋,敬献两颗钦佩心。

(杨枫,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艺术院院长、法人代表。曾操盘运作图书 200 余部,应邀为作家、诗人、学者、官员、企业家专著作序 40 余篇。现出任作家出版社《大雅书系》统筹、主编)

(张富英,《作家报》总编辑,作家、诗人、评论家)

目 录

- 1 新韵夏公赋(代序) 杨枫 张富英

第一章 “鸡首·牛后”

- | | | |
|---|--|------------|
| 1 | | 一、走进法制最高学府 |
| 3 | | 二、教学楼的日日夜夜 |
| 6 | | 三、分得房子 |

第二章 新房内外的战斗

- | | | |
|----|--|---------|
| 9 | | 一、“自在行” |
| 12 | | 二、“人才” |
| 16 | | 三、永远的悲哀 |
| 19 | | 四、儿女情结 |

第三章 社会实践

- | | | |
|----|--|--------------|
| 23 | | 一、民主促进会 |
| 36 | | 二、政协委员·特约监察员 |
| 51 | | 三、在矛盾中成长 |



第四章 走自己的路

- | | |
|----|--------|
| 57 | 一、出丑 |
| 63 | 二、“横炮” |
| 69 | 三、“横祸” |

第五章 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

- | | |
|-----|---------------|
| 75 | 一、执法监督是一个重大课题 |
| 83 | 二、每天都在思考 |
| 93 | 三、为民族经济发展呼吁 |
| 98 | 四、新闻舆论监督不容忽视 |
| 101 | 五、加强信访工作 |

第六章 只能前进

- | | |
|-----|-------------|
| 105 | 一、得失之间 |
| 114 | 二、“负累翔云天” |
| 118 | 三、钢丝绳上接着走 |
| 124 | 四、“壮心直气未全消” |

第七章 决不后退

- | | |
|-----|-------------|
| 127 | 一、门庭若市 |
| 130 | 二、刑民钱谷全反映 |
| 138 | 三、斗法与论道 |
| 151 | 四、“一山放出一山拦” |

第八章 不怕人家议长短

- | | |
|-----|-------------|
| 159 | 一、“明镜高悬应照人” |
| 173 | 二、建言与力行 |
| 183 | 三、感动 |
| 190 | 四、“纯绿色人物” |
| 194 | 五、“白发四海半为兄” |

第九章 伤逝

- | | |
|-----|----------|
| 200 | 一、不能自己 |
| 205 | 二、最后的声音 |
| 209 | 三、“儒雅歌神” |

第十章 慰藉

- | | |
|-----|---------|
| 214 | 一、没完的工作 |
| 222 | 二、冒效伯乐 |
| 227 | 三、第二故乡 |

第十一章 续航

- | | |
|-----|----------|
| 234 | 一、别开生面 |
| 244 | 二、举步维艰 |
| 248 | 三、价值的升华 |
| 260 | 四、在磨难中奋飞 |

265 后记

267 附录：

彩虹一道映满天

——读夏家骏《我不是包公》有感

郭 谦

“鸡首·牛后”

一、走进法制最高学府

十八小时的硬座，火车终于把我们一家四口送进了北京。

明媚的阳光，充足的氧气，宽阔的视野，终于使我们大呼一口气，隆隆的车声，鼎沸的人声，熙攘的人群，更使我进一步感到自己的脉搏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融为了一体。

拖着疲惫的身体，凭着不算清晰的记忆，我们好容易搭上了一辆去学院路的公共汽车。

上得汽车，司乘人员全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我们都有点蓬头垢面、面如土色、憔悴而疲惫不堪，并且志芬和晞如拎着沉重的包袱，生安手里还拎着一个鸟笼，鸟笼里垂头丧气的是那只爱民火化当天飞来的鸂鶒。面对着这些异样的目光，我们的表情近乎麻木。我虽然坐骨神经痛，也不得不跟志芬、晞如、生安一样站着，直到中国政法大学。

这是1986年8月13日，正值学校的暑假期间。

一进校门，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那座并不雄伟高大但却敦厚朴实而且寂静的六层教学楼，楼前是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沿楼北进，左侧有几株已经成年的银杏树；转至西边，左面有高大蓊郁的梧桐，正

面是两行挺拔的青松,像是迎接稀客的仪仗队,标志着行政楼的威严,如今行政楼也肃穆静寂。好在迎面一个蹬着三轮车的青年工人看见我们,停车问道:

“你们找谁?”

“我们来报到。”我说。

“啊,那你们等着,我去找人事处倪处长。”

“好,谢谢你!你贵姓?”

“别,别别别谢!我姓米,是长期临时工。”说着他便一仰一伏地加速蹬车走了。

“这回终于能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了!”我想。

不一会儿,一位面善敦实的壮年男子,迈着稳健的脚步来到我们面前,问了问情况,热情但却有点尴尬地说:

“学校没有招待所,我领你们先去艺术中学招待所先住下吧!”

穿过两边狭窄的通道,我们终于在艺校落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你们今天先休息一下,明天我再通知你们住哪吧!”人事处倪处长和蔼地说后,走了。

太阳渐渐偏西了,气温也下降到大家能感到舒适些的时候,志芬从市场上买来了一些廉价的苹果和盒饭,围着招待所房间的桌子,我们开始享受定居北京的第一顿饭菜、水果,由于孩子们的精心照料,那只已经发蔫的鹧鸪似乎也快乐起来。我一直担心孩子们会报怨我舍弃黑龙江社科院那一百二十平米的地板房,那宜人的夏天的凉爽和那些亲爱的同学,而来到这间简陋的房间和吃着并不可口的饭菜,然而,他们竟毫无怨言、似乎他们也觉得到了北京,天地也更广阔了,视野也更开阔了,学习条件也更好了,我也不会再为了查资料而远离他们了。

夜阑人静,我独自思索:俗谓“前四十卖命,后四十卖名”。我已四十九岁,虽在黑龙江地方史、清史研究中小有名气,但今后的目标还得更加高远,还须努力奋斗,新的起点正向我招手,我将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还得拼搏,还得“卖命”。因为我来到的是中国法制的最高学府。

二、教学楼的日日夜夜

8月14日清晨,蟋蟀早已停止鼓瑟,麻雀也已终结啾唧,阳光逐渐吸干地面的湿气,我睁开眼见到的第一场景,便是孩子们已换上了干净衣裳,开始了晨读,志芬则在窗外晾晒衣服。不久,和善的倪处长就来到了招待所通知我们“搬家”。

“实在对不起你们啊,学校没有闲房,只好委屈你们暂住教学楼的教室啦!”他一边领着我们返回学校,一边说:

“王老师和女儿跟女工住在一间,夏老师和儿子跟刚分配来的新老师以及男工们住在一起啊!”

“行。”我说。至于住多久,我不知道,也不好意思问。

“食堂离教学楼不远,就在那里。”倪处长指着食堂方向说。

“啊!”我们同时答道。

行李从火车站库房拉回来了,只好放女工的那间教室里。由于无法打开,吃饭只好买了个大大的搪瓷缸装菜,几个饭碗打饭,全家在女工宿舍吃。同时吃饭的人不多,只有米师傅两口子 and 他们的几个亲戚。由于米师傅是第一个热情接待我们到校并为我们奔走的人,长得又有点像我三姨家的小表弟,所以我们每逢吃饭时,总觉得好像是亲人团聚。他们的勤劳朴实、真诚待人,使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而跟我和儿子住在另一间教室的人也不多,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位从武汉大学毕业分来的张舜徽先生的研究生小万。他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大大的喉结,浑厚的声音、不绝的谈话,始终活跃着这间教室,偶尔跟我探讨大学、小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的问题,还很有深度,不知不觉好像我们是老朋友了。偶尔,他还在黑板上书写几个大字:“谁用了我的脸盆?!”让我这个不常用凉水抹一把脸的人,感到他的童真。

我们经常谈到深夜,所以早晨我总是晚起。一天早晨,生安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哀伤地告诉我:

“爸爸,不好了!那只鹩凤已经死了!!”

我匆忙起身,跑到女工宿舍,见它闭着双眼,松开了双爪,静静地躺在鸟笼底栏上,我摸摸它的头,凉了;摸摸它的小爪,也凉了!我突然



想起,天快亮时,梦见爱民对我说:

“爸,我回去了,这里不好玩……”

“天呐,难道不仅有所谓天人感应,而且还有所谓人鸟感应呀!”我迷惑不解。

这个问题,我至今难于解答。也许只是教室的喧闹、长时间的紧张,鸪凤才离开我们吧!

我被分配到中国法律史研究所工作,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张晋藩来看望过我们,副所长沈国锋同志来看过我们,我和志芬也回访过他们,然而推荐我来校的钱端升先生,我们还没去看啊,我和志芬打听到钱家的地址,最终空手摸到了先生的家。慈祥的师母告诉我们:

“先生病了,住在北京医院。”

我们急忙赶到北京医院,见先生形容枯瘦,不能坐起,竟想起身,屡试未果,便激动地问我:

“你父亲是夏次叔?”

“是的。”我答。

“啊!那个学生很不错!”先生试图坐起,但未成功。

“学生会主席啊!反对刘哲校长,支持蔡元培先生,要求……”先生咳了一下痰,叫志芬给他擦了一下嘴,接着说:

“加聘我、许德珩先生和张奚若三位教授,很正义的”。先生伸手示意,叫志芬道:

“我要小便。”

志芬马上端起便器接尿,然后给先生收拾好,盖好床单。

“好好工作吧!从来信看你文字均佳哩!”先生望着我说。

护士催我们离开,让钱先生好好休息,我觉得先生虽然还有话要说,但不再打扰他,便祝他早日康复,表示今后一定常来看他,没想到我们辞别不久便听到先生辞世的噩耗!后来,我多次见到张奚若先生,终因只是张晋藩先生邀请我陪饭,未敢多言父事。然而,对我父亲尊敬的老师,我总是毕恭毕敬的,而钱端升先生的“好好工作”的教诲和期望我更是终生难忘。他不是在教学楼里教诲我的,却是在病榻前教诲我的,也许可以说是对我的临终嘱咐,因而他的这些话永远在我耳边震响。

“好好工作”，嘈杂的教学楼里，在上课、下课、晚自习铃声里，在杂踏的脚步声和校门外的隆隆的车声里，确实难以做到，尽管研究所里尚未分配科研项目，心情却也有些烦躁，尽管孩子们可以在教室里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入学，但是学校和主管单位都要“资助费”。我于是作了一篇《资助与支柱》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中，提出了教育部门不应只想“资助”学校，而应该牢记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北京市政府即发布通告：学校不得以赞助费为理由拒绝合理转学的学生入学，随后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正式成了北京的中学生。孩子们白天上学，晚上钻进大学生的自习室做作业或看书，我的心情也宁静多了。

然而，一心想钻研法理、法史的我，毕竟很难得到一片静地。开学了，我和儿子住进了教务处小范老师在教学楼的独身宿舍。年轻的范老师为人随和，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干扰，我们也十分注意小心，不打扰范老师的休息。只是这间宿舍正好临街，日夜车声不断，隆隆的车声震得窗上的玻璃颤响，同学们上课、下课、自习后的杂踏声停止之后，这潮水一浪高过一浪的车声，更叫人难以入眠。而我调京的消息传开，前来探望我的亲友亦纷至沓来。

第一拨来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孟宪振和他的三姐，看见他们，真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而他们见我们“同类项合并”地分居教室，也有“风概知非小丈夫”之慨。

第二拨来的是高中的同窗，航天大学的王顺荣，理工大学的熊楚强等及在湘从事科研的姜素秀。还在教室外的走廊时，姜素秀一见我，便大声喊道：

“夏家骏长高了！”

弄得满走廊的同志、学生大笑不止。进了女工和志芬他们的住处，她更是滔滔不绝，独唱聚会戏，直到志芬去食堂打来饭菜，缸、杯、碗、筷齐下时，王、熊等端起酒碗，她才稍歇。旧友重逢的气氛，真令人陶醉，什么也不嫌弃又有如唐人王梵所云：

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谈。

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

第三拨来的是我三姨家的大表姐夫王梦祥，这位看着我长大并特